

偉大的鑑真和尚

謝冰瑩

說來慚愧，在這次沒有來東京之前，我連「唐招提寺」這個名字都沒有聽說過，自然更不知道鑑真和尚的大名。

在和易陶天居士遊完了東大寺之後，爲了爭取時間，便雇了一輛計程車，直駛唐招提寺。

在車上，易先生便簡單地給我介紹了鑑真和尚。

「這是日本佛教的開山祖，也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光榮。鑑真和尚爲了應日本天皇的邀請東來傳戒，渡海五次，經歷千辛萬苦，他們會經過監牢，飄浮海上，幾乎溺死；至於饑寒交迫的艱苦生活，更不在話下；但鑑真和尚，意志堅決，百折不回，爲了佛教，他不惜犧牲生命，最後終於達到了目的；可憐這時他因在海上受盡風浪之苦，雙目已盲，來到日本，修建這座廟宇時，他只能用手觸摸……」

「他是一個瞎子？」

「是的，他雙目失明；可是他和明眼人一樣，爲日本佛教，建立了不少寺廟，他的受戒弟子，當時佈滿全國，今天日本佛教有這樣輝煌的成績，全是鑑真和尚的功勞。」

一面聽取鑑真和尚的故事，一面欣賞奈良的風光。

記得民國二十四年的寒假，友人曾邀我去奈良小住，那時她在奈良女高師讀書，我白天去早大上課，晚上回目黑區住，她來信說奈良的環境幽靜，適宜於寫作，比起煩囂喧鬧的東京來，的確這是一塊人間樂土，想不到三十多年前沒有實現的志願，如今達到目的了；可惜昔時老友，不知現在何方？

目的地到了，我們懷着一顆最虔誠的心去向鑑真和尚頂禮，去瞻仰一代偉大的開山祖師！

真是靜極了，除了偶然一陣微風吹來，飄下一兩片葉子，有輕細的聲音而外，我們連脚步都不敢踏重了。

幽靜雄偉的唐招提寺

雖然這是一座最古的廟宇；可是建築的雄偉壯觀，比東大寺、東本願寺還要精巧、細緻。遠從天平時代開始，這座廟宇，成了日本最高貴的藝術品，不論春夏秋冬，都有從世界各地遠來的觀光客，到此憑弔鑑真和尚的古塚，參觀這些富有藝術價值的建築。

這真是一座非常幽靜的廟宇，遠離塵世的煩囂，完全是一片農村風光，四時都有不同的風景。當時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，氣候溫和不冷不熱，更增加了精神的愉快。蔚藍的天空下，籠罩着青翠的綠樹，象徵着鑑真和尚的精神，永遠長青，永遠不朽。

鑑真和尚簡介

從「唐大和尚東征傳」裏，我們知道鑑真和尚諱，是我國揚州江都縣的人，俗姓淳于，爲齊大夫淳于髡的後裔，他的父親曾在揚州大雲寺從智滿禪師受過戒，學禪門。

當大和尚十四歲時候，跟着他的父親到寺廟去，看見佛像就感動得五體投地，於是請求父親許可他出家，父親覺得很奇怪，這麼小小的年紀，居然有志出家修行，就滿口答應了。他也皈依智滿禪師，出家爲沙彌，配住大雲寺，後改爲龍興寺。

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龍元年，他又從道岸律師那裏受菩薩戒。景龍元年，他到了長安，在三月二十八日這一天，他在西京實際寺，登壇受具足戒。從此他爲佛教弘法，四處奔波，真是席不暇暖，做了許多有利社會人羣的事，不勝枚舉。

至於鑑真和尚怎麼會來到日本傳戒，這是一段佛緣的：

原來日本國天平五年，歲次癸酉，原沙門榮睿、普照等隨聘唐大使丹墀、真人、廣成至唐國留學，那是唐開元二十一年，那時我國的三藏大德，都以戒律爲入道的正門；假若有不持戒的，在僧輩中非但沒有地位，而且誰也看不起他，這時，普照、榮睿他們才覺悟到日本沒有傳戒的人，於是請求東都大福光寺沙門道璣律師，乘船先回日本籌備傳戒的事情。榮睿、普照留學我國已有十年，他們很想早點回去，於是拜託西京安國寺的和尚道杭、澄

觀，東都僧德清，高麗僧如海，又請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林宗寫封信給揚州管的李湊，請他造一艘大船，準備糧食，遣送他們回國；同時又與日本同學僧玄朗、玄法兩人，一同到揚州去，專門恭請鑑真和尚到日本去傳戒。那是唐天寶元年冬十月（日本天平十四年，歲次辛巳），大和尚當時正在揚州大明寺爲衆僧講律宗，榮睿、普照兩人到了大明寺，首先恭恭敬敬地向鑑真和尚頂禮，然後說明來意：

「佛法東流到日本國，雖有其法；可惜沒有傳法的人，我國聖德太子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：『兩百年後，聖教一定在日本大地發達。』現在正是時候，請和尚賜駕東瀛，弘揚佛法。」

鑑真和尚回答道：

「我會聽說南嶽惠思禪師坐化之後，託生倭國王子，興隆佛法，濟度衆生；又聽說貴國的長屋王崇敬佛法，縫了一千件袈裟，運來我國佈施給衆僧，袈裟上面，繡着四句話：『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，寄諸佛子，共結來緣。』由此看來，日本真是佛法興隆有緣的國家，現在我們的同道，有那些人願意到日本去傳法的？請告訴我。」

一時大家緘默了，沒有一個人回答，過了一會兒，有位叫做祥彥的和尚說道：

「到日本去嗎？太遠了！太遠了！滄海茫茫，性命難保，太危險了！」

他的話說完，更沒有人出聲了。

「你假使去的話，那麼我也願意跟你一塊兒去。」

這真是出乎鑑真和尚意料之外，不但膽小的祥彥願意去；而且還有道興、道杭、如海、思託等二十一人也願意與鑑真和尚一道去，這麼一來，他們只等船造好了，糧食準備妥當，就可以出发了。

以後便是不幸遭遇的開始，一連五次遇海盜；翻船，在水上漂流；被捉去關在監獄；以及受盡了饑寒交迫之苦；然而有志者

，事竟成，鑑真和尚終於到了日本，經過十二年的艱苦掙扎，死裏逃生，失敗了五次，到第六次才成功。要不是鑑真和尚那麼有決心、有毅力、有勇氣，也許早就知難而退了。

鑑真和尚的眼睛在海上就失明了！但到了日本，他特別受到歡迎，當他住在東大寺的時候，宰相和文武百官一百餘人，前來禮拜請安，一位朝廷大臣，帶來皇帝的詔書道：

「大德和尚，遠涉重洋，來到我國，真使我萬分高興！我建造這東大寺，經過十多年，想要立戒壇來傳授戒律，自從我有了這志願以後，日夜不忘，如今諸位大德，遠來傳戒，實獲我心，從今以後，凡是受戒傳律的事，一切由大和尚放手去做。」

幾天之後，皇上勅授傳燈大法師位，那年四月，在東大寺盧舍那佛殿前面，立了個戒壇，天皇第一個登壇受戒；其次皇后、太子也都受了戒，沙彌澄修等四百四十餘人受戒之後，緊接着就有過去的大僧靈福、賢環等八十餘人，情願捨了舊戒，重受老和尚所授之戒。

他們既然把戒看得這麼重要，於是就在大佛殿的西邊，建了個戒壇院，寶字三年八月一日，這座廟，叫做私立唐律招提，後改官立即今的唐招提寺。

憑弔鑑真古塚

鑑真和尚的墓園，就在招提寺的後面。穿過潔淨幽雅的小道，走進莊嚴肅穆的墓園，這兒有一座小橋，下面流着潺潺的清泉，老和尚躺在這裏，該是一塊最幽靜，最美麗的樂土，置身其中，真有如詩如畫的感覺。

我們對着古墓，行了最敬禮後，就默默地站在那兒想像着他過去爲佛教而建立的豐功偉績。

「還有一間影像室，裏面陳列着鑑真和尚的遺像；可惜今天不開放，無法進去。」易居士說：

「我很感覺到遺憾，來的不是時候，假如在他的誕辰或圓寂忌日來到這裏，便可以參觀全寺每一個角落了。」

「說來真太慚愧！聽說我們的大使館，從來沒有派過人來這裏致祭，也沒有華僑來參拜，明明是我們中國有名的大和尚，倒

成了日本的大神了。」

易居士的話裏，含有無限的感慨。

關於鑑真和尚圓寂，這裏有一個像神話一般的真實故事：日本寶字七年（癸卯）的春天，他的弟子忍基突然夢見講堂的棟樑斷了，驚醒之後，他非常害怕，他知道這也許就是大和尚將要往生西方的象徵；於是趕快連絡幾位弟子，替鑑真和尚繪像，果然在這年的五月六日結跏趺坐，面西坐化了，享年七十有七。

圓寂後的第三天，頭上還是熱熱的，因此大家都不敢殮殯；後來埋葬的時候，滿山充滿了香氣，大家都覺得奇怪，其實這就是大和尚德馨四溢的表示。

「我死的時候，一定要坐着去，你可以替我在戒壇旁邊另闢

一間房子，做爲我的影堂；至於我住的房子，就給你們住好了。」

果然，他是坐化的，由此可知他德行之高。

寶龜八年丁巳，日本天王特地打發使者到我國揚州諸寺，報告鑑真和尚圓寂的不幸消息，於是在龍興寺設大齋會，所有僧尼都着喪服，向東舉哀三天。

說起這龍興寺，不能不特別一提，有一次全寺起火，一時來不及施救，所有的建築都化成了灰燼，唯有鑑真和尚住過的房子沒有燒燬，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我們在墓園徘徊了很久，心中充滿了對這位歷史上偉大的和尚的景仰與崇敬，他不但使佛教界的人永遠記着他，學習他的爲佛犧牲的精神；也使千千萬萬的異教徒崇拜他——這位盲和尚的大慈大悲的精神，與天地同老，與日月同光。

鑑真和尚塑像瞻仰記

原題爲「鑑真初訪」轉載自十月廿六日「中國時報」

余直夫

嚴格的說，我訪問唐招提寺這不是第一次；只不過每次都沒碰上您的忌辰，而您的漆像却又只有忌辰時才公開；因此每次的訪問都給我留下一份遺憾。今年，您的忌辰剛好碰上星期日，這對忙碌的我真可說是喜出望外，老早老早就一直在惦着這一天的來到了。

我們知道您誕生於武周的垂拱四年，也就是西元六八八年，但這兒却只紀念您的忌辰——六月六日，其實，您歿於天平寶字七年（七六三）的五月六日，他們給折算成陽曆的六月六日了。

這當然不可能年年準確的，譬如今年的六月六日却是農曆的五月九日，比您真正的忌辰，晚上三天了。

今天我起得特別早，從難波搭近鐵的快車到西大寺，然後再換普通車在西京站下車。這兒因爲是過去平城京的西半部，故有此名，這當然是您熟知的，下車後向南走不多遠，我便折入古都氣息最爲濃厚的歷史路，這條路南通藥師寺，北往唐招提寺，一

路多是橙黃的土垣，斑駁而古樸，垣頂的覆瓦，有的爬滿了青苔，而奇花異草有時就從斷垣裂壁裏探頭伸向路端，旁若無人，說真的，我有時竟懷疑這條路是否有吸音的設備？就算今天，車水馬龍，像是山陰道上，但還是有着一份驅不散的古都的靜謐，現在這一帶的一草一木，日本政府已明令保存，要維持這個文化古蹟的歷史景觀了。

順着古雅的歷史路走到盡頭便是唐招提寺的長垣，再向右拐兩步便是南大門了。這南大門高大的石基保持了奈良時代的舊構，只大門是近年改建的了，大門正上方懸着孝謙天皇的勅額『唐招提寺』，只可惜是複製品，因爲原件已列爲重要文化財而被收藏了。一進南大門便是一條勻坦的細白砂道，一直伸向金堂，據說這是您十三週年忌辰時所建，也是現存最大的天平建築，這金堂的屋脊特高，傾斜度也特別大，遠看就像是萬道流泉的奔瀉，尤其是屋脊兩端的鴟尾，好像兩頭巨鳥作回首喙雲之狀，作家井